

无界对话·李静主持

搜索即答案的时代里，小说还能提供“知识”吗？

本期对话来自作家李洱与批评家樊迎春的长谈。两位从《花腔》的瑞典语译本谈起，谈及文学翻译与世界文学内部的权力等级，为近年“世界中的中国文学”的讨论增添了新的入口。同样具备新意的，还有两位关于小说与知识关系的探讨。

如今，历史学、社会学、哲学似乎都能给出直接的观点、答案与思想，AI更是将任何信息即刻推至眼前，由此文学的“信息量”或是“有用性”在许多人心目中变成一个可疑的命题。在本篇访谈中，两位梳理了“知识分子写作”与“学人小说”的中国脉络，并将“知识征用”视为小说叙事的正题，或可视为对这些疑惑的回应。

李洱提出，在小说叙事中，知识可以内化为塑造人物的笔触与支撑结构的骨架，甚至连虚构的“伪知识”都有了用武之地，它“冒犯”既有的正确知识，“这种冒犯有可能使小说产生额外的势能，一种以冒犯形式出现的纠正的势能”。所以要紧的不是占有多少知识，而是能否让一种知识与另一种知识彼此勾连、相互照亮，而这种勾连本身，就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。这种以关联求理解的写法，在今天尤为重要。就在不久前的五月，谷歌宣告进入“智能体时代”，其新的“生成式界面”将于今夏起让搜索当场拼装出交互页面乃至“迷你应用”，答案旋即生成，传统的搜索链接及其来源一并退场。当搜索本身就是答案，知识便被进一步要点化、摘要化，与它的来历、语境以及求知的过程剥离开来。这恰好印证了李洱在访谈中的担忧：AI割裂了“知”与“行”，甚至取消了“成长”，上述“智能体时代”演绎的正是这样的逻辑。而小说恰好反道而行：它不交付可以即取即弃的答案碎片，而是把知识重新安放进人物、情境与彼此的关联之中。在一个知识越来越被切成现成答案的时代，这种以关联对抗摘要的写法，以虚构对抗确定的方式，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解放。

知识之所以需要被重新勾连，正因为这个时代在把一切打成碎片，这也是两位着力讨论“重构总体性”的背景。卢卡奇《小说理论》里关于“总体性”的阐释已为人熟知，今天不过是把这困境逼到了尽头：信息以碎屑的方式扑面而来，知与行、知识与人的成长被生生剥开。重提小说的总体性，不是要退回线性的、宏大的叙事，正如李洱在访谈中强调，去中心的、非线性的写法同样托得起对整体的感受。它要做的，是在碎片之间重新结起关系，让读者至少在读完一篇小说的那段时间里，重新相信世界仍是彼此关联的，哪怕这相信只是所谓的“总体性幻觉”。“AI幻觉”把无中生有冒充成事实，而“总体性幻觉”不隐瞒自身的虚构性，却最终将读者重新带入世界之中。

回到开头的疑问，小说或者说小说思维的不可替代，在于它处理知识的方式——不交付即取即弃的答案，而让知识在人物与情境中彼此勾连，重新长成一个可供栖身的整体。当信息唾手可得且加速流转，这种缓慢的连接，或许正是文学最不易被取代的用处。